# 數字化生存與未來詩學

### 壟剛1

摘 要:當今時代,原始想像與數碼科技為基礎的虛擬世界趨向高度 融合,典型如華為的鴻蒙操作系統與扎克伯格的元宇宙。人文學家應注意 該發展趨勢,重視數字化生存將帶來的在人文學科領域的根本性變化。未 來詩學應當洞見並照亮數字化生存與元宇宙,同時堅守對計算理性與算法 哲學的反思,確保人類的靈性與自然的生機不至於湮滅。

**關鍵詞:**數字化生存;數字人文;人文學的轉向;未來詩學

## 一、華為的鴻蒙 VS 扎克伯格的 Meta

華為的鴻蒙 (Harmony) =扎克伯格的 Metaverse (元宇宙)。華為的創意比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早了兩年。



翼剛,北京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清華大學哲學系博士後,澳門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 (PhD Supervisor),正教授(Full Professor),浙江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所 客座教授,天津師範大學校聘客座教授。

關於鴻蒙: 2019 年 6 月 24 日,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在《金融時報》專 訪中談及鴻蒙操作系統時,表示鴻蒙操作系統主要應用於物聯網,是一個 面向確定時延系統(time-delay system)的操作系統,原為電信網絡設計。

2019年8月9日,華為消費者業務首席執行官余承東在開發者大會談及華為"鴻蒙"的英文名"Harmony"時表示,鴻蒙的中文意義具有"開天闢地"的意思,最接近的英語單詞就是 Genesis (開天闢地的意思),但英文名用漢語拼音"Hongmeng"表達鴻蒙不易發音,因此使用 Harmony。

2019年10月23日,華為輪值董事長徐直軍在媒體溝通會上稱,鴻蒙本來用於華為內部一個內核的名字,目前指全場景分布式鴻蒙操作系統。

《莊子·在宥》: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成玄英疏: "鴻蒙,元氣也。" (古人認為天地開闢之前是一團混沌的元氣,這種自然的元氣叫做鴻蒙。)

《淮南子·俶真訓》:至德之世,甘瞑於溷澖之域,而徙倚於汗漫之字。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蒙為景柱,而浮揚乎無畛崖之際。

關於 Meta 和 Metaverse, "Introducing Meta: A Social Technology Company" 一文介紹說:<sup>1</sup>

Today at Connect 2021, CEO Mark Zuckerberg introduced Meta, which brings together our apps and technologies under one new company brand. Meta's focus will be to bring the metaverse to life and help people connect, find communities and grow businesses.

46

October 28, 2021, https://about.fb.com/news/2021/10/facebook-company-is-now-meta/

The metaverse will feel like a hybrid of today's online social experiences, sometimes expand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or projected into the physical world. It will let you share immersive experiences with other people even when you can't be together—and do things together you couldn't do in the physical world. It's the next evolution in a long line of social technologies, and it's ushering in a new chapter for our company. Mark shared more about this vision in a founder's letter.

這是一個原始想像與虛擬世界以及數碼科技趨向高度融合的時代,網 民(Netizen)將成為人類共同體的主體。元宇宙是虛擬世界的本體 (noumenon),也可以說是數字人文時代的本體世界或理式(idea)。人文 學者應對網民、數字化生存、元宇宙想像給予深切關注,以抗衡技術主義、 後人類科技(如 AI)對人類未來的塑造。

一個孩子說: "小王子生活在元宇宙裏,元宇宙裏有一朵玫瑰花花。" 這是很童真美好也極具詩意的童話想像。其實,扎克伯格的元宇宙是他心 目中的本體世界、後設世界,體現出以虛擬現實主宰現象世界的野心。他 學過古希臘哲學,也知道福柯的知識權力說與异托邦,更不用說算法哲學。

## 二、數字人文早有先例

1.萊布尼茨在 1679 年就提出了他的二進制數學體系,後受傳教士白晋 (Joachim Bouvet)影響,開始關注《易經》,1701 年,白晋把邵雍的伏羲 六十四卦方圓圖和次序圖給萊布尼茨,萊布尼茨發現,易圖就是 0-63 的二 進制數表。此例可證,數字人文早有先例,而前景可期。 2.意大利比較文學學者莫萊蒂(Franco Moretti)在其 2000 年發表的《世界文學的猜想》(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一文中首次提出遠讀(distant reading)這一概念,與新批評的細讀(close reading)相對立。莫萊蒂提出文學研究可以不用直接閱讀文本,只需要通過閱讀相關的文學研究成果加以"綜合",收集和分析大量的數據就可以進行文學研究。他認為文學研究可以通過數據和計算機擴大或縮小到一些能定量分析的東西,以便獲得關於一個更為宏觀的文學圖景的認識。"遠讀"的目的是獲得一種更宏觀的文學研究尺度,將"偉大的未讀"也納入到研究視野,工具是計算機,方法是找到文學中能够定量分析的東西,最終的分析結果可能以圖像圖表的方式呈現。為了驗證其批評方法的有效性,莫萊蒂建立了"斯坦福文學實驗室"(Stanford Literary Lab),而這一實驗室產出的一系列小冊子也成為了"遠讀"批評成果的重要組成。斯坦福大學官網有斯坦福文學實驗室專頁(https://litlab.stanford.edu/),摘錄其簡介如下:

The Stanford Literary Lab is a research collective that applies computational criticism, in all its forms,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The Lab is open to students and faculty at Stanford, and, on a more ad hoc basis, to those from other institutions.

Our projects range from dissertation chapters to individual and group publications, lectures, courses, panels, and conferences.

Typically, our research takes the form of an experiment that is then published in our Pamphlet series.

3.數字與人文,科學與哲學,可以共生互補。哲學可啓迪、推動科學研究,科學可驗證、糾正哲學思想。如貝克萊啓發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而

愛因斯坦又糾正了柏格森的時間哲學。

4.隨着腦科學、認知心理學研究的深化,理性思維的形成過程、運作方式、運作規律,以及知識的來源等哲學問題,將有可能超越邏輯實證主義、語言哲學等的反思而得到更科學的解答。所以,西方哲學史上對心理主義的排斥是不合理的,而邏各斯中心主義的癥結也可以得到更科學的解釋。與此相對照,老莊的道-象本體論(不同於以 Logos 為標誌的道-言本體論或理-言本體論),柏格森的直覺主義,均有可能因腦科學、認知心理學的深化而被證明其相對合理性。

### 三、數字化生存與未來詩學

數字化生存(digitalization of life)將帶來人類認知方式、感知方式、 交流方式以及審美體驗的根本性變化,《左手指月》是其中代表。

《左手指月》是《香蜜沉沉燼如霜》的片尾曲。《香蜜沉沉燼如霜》是一部古裝神話劇,改編自網絡小說家電綫的同名小說,講述了花神之女錦覓與天帝之子旭鳳三世輪回的恩怨痴纏,守望千年之戀的故事。該劇於2018年8月2日在江蘇衛視首播,並在愛奇藝、騰訊、優酷同步播出。《左手指月》由薩頂頂親自作曲,並邀才女喻江填詞。為了更好地理解劇情和體會劇中人物情緒,她與《香蜜沉沉燼如霜》劇組演員朝夕相處,並客串飾演"緣機仙子"一角,而該曲的旋律就是在從橫店劇組回北京的路上突發靈感創作而成。《左手指月》是頗具禪意的一首歌,"指月"在禪宗指"直指人心"。演唱中從低音入場,從低音"4"到超高音"6",音域橫跨三個八度,融合了戲曲與花腔女高音唱法,演唱難度頗高,在網絡和各種比賽中被眾多歌手挑戰、翻唱。以下是歌詞中的一節:

左手化成羽右手成鱗片 某世在雲上某世在林間 願隨你用一粒微塵的模樣 在所有 塵世浮現

鴻蒙操作系統、元宇宙、英雄聯盟、《左手指月》等等融合着神話想象、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的種種名詞、產品、現象表明,未來已來,人文學的轉向與思維革命已勢在必行。否則,人文學者將無法面對、解釋及引領數字化生存與人類新世紀。

未來詩學是對數字化生存與虛擬現實及科幻想象的詩性呈現與詩性 反思。在劉慈欣科幻小說《三體》裏,降維打擊可以使某些不可一世的人 瞬間變成二維紙片人。因此,人必須昇維自己的認知境界。詩與詩學也應 當昇維。詩與哲,都是對世界的洞見與照亮。未來詩學應當是對數字化生 存與元宇宙的洞見與照亮。 美國文化批評網站 Avidly 刊出兩位學者評論 總統就職典禮上戈曼朗誦《我們登臨之山》("The Hill We Climb")一詩 所引起的反響,標題為《未來之詩》("The Poetry of the Future"),」對 深化未來詩學這一概念的思考具有參考價值。



Amanda Gorman's Inauguration Performance

<sup>&</sup>lt;sup>1</sup>全文可参見 https://avidly.lareviewofbooks.org/2021/01/29/the-poetry-of-the-future/

On January 20, 2021, American poetry in public came back in style. We do not mean that poetry came back into fashion. We mean that its return was stylish, personified as it was by the young poet Amanda Gorman, wearing a bright yellow Prada coat that nobody can stop talking about. Gorman gave a performance of "The Hill We Climb," the poem she composed for the occasion, and her performance rivaled those of Lady Gaga and Jennifer More poetry performances by Amanda Gorman were Lopez. circulated in the days after the Inauguration than were news and images of the former president-or even of the current one. This is good news for poetry. It is also surprising in a country in which poetry doesn't get much attention, especially not poetry spoken out loud in person, in public. As two scholars of poetics who have thought a lot about how and when and where poetry goes public, we began to wonder why Gorman's performance struck such a chord......

在德國早期浪漫派看來,浪漫詩(romantische Poësie)比單純遵循 邏輯規則的理性反思更加適合於認識無限和絕對,而真實的存在只有憑藉 自然的詩化或者世界的浪漫化才能够通過自身自我實現出來,由此才能證 明存在本身相較於主體或者自我意識的優先性。 諾瓦利斯(Novalis)認為: "詩是真正的觀念論——對世界的觀察如同對一個偉大心靈的觀察—— 是宇宙的自我意識。" "詩的感受與神秘主義的感受有許多共同之處。它 是對奇特的、個人的、陌生的、神秘的、有待於啓示的、完全偶然的東西 所產生的感受。它能表現不可表現的東西,能看見不可見的東西,感受到

不可感受的東西,等等……詩人是真地被剝奪了知覺——為此他擁有了一切。他在真正的意義上把客體——心靈和世界呈現給了主體。這正是一首好詩的無限性,即永恒性。"

相對於計算理性的推崇,早期浪漫派希望通過詩性感悟認識世界:

如果數字和圖形不再是

解鎖一切造物的鑰匙,

如果芸芸衆生的歌唱與親吻,

比那些飽學之士知道的更多。

未來詩學既應以成為元宇宙的自我意識為目標,同時需要在數字化時代,保持對計算理性及算法哲學的反思,確保世界的浪漫化,即人類的靈性與自然的生機不被湮滅。數碼科技昇維了人類的生存方式、體驗方式,但我們不能因而被算法哲學所操控,未來詩學的使命即是守護本雅明所說的"靈韵"(aura)與海德格爾所說的"本真"。與此同時,數字人文問題,不僅是方法論問題、人文研究的輔助技術問題(如數據庫、語料庫建設,詞頻統計,電子文獻檢索,學術熱點統計的參數設計等),也是知識論問題與存在論問題。對數字化時代與數字化生存的深入考察,將有可能催生新解釋學與後-新實在論。